

剪幽明邪魔鬼惡：明清苟元帥身份 形構歷程所反映之文化與信仰意涵考述*

李威德**

摘要

本文以《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三部類書中文字與圖像進行對比，以多元角度討論苟元帥的神性、神職與故事、形象如何建立。根據本文的考察，民間認知的雷神形象多有「鷹嘴、肉翅、手持槌鑽」，類書圖寫的苟元帥模樣亦是如此，文字記載也與鳥形因子有關。而道教與民間所使用的苟元帥圖像卻有不同，此差異的形成可能與古人利用「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模式有關，道教透過此模式為雷部官將定相，直至雷部成立，多數官將全然邁入人格化，鳥形元素完全消失，只剩「手持槌鑽」此一特徵。

接著，透過道經記錄可知苟元帥屬清微派常召喚之官將，就清微派文獻來看，苟元帥有三種形象，分別為苟留吉、苟翌沖與大黑天神，前二者屬不同派別而有不同名字；大黑天神與苟元帥是一種「複合」，此形象之職能多與考召、下單相關。

相對於苟元帥，道經中鄧元帥依然保有民間雷神形象，由此比較，本文以為「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模式亦通用於其他元帥神。早出官將其形象會相互挪用，道教化抹去鳥形因子，也呈現道教雷神發展有一定複雜性。同時也發現此模式還可通用於張、陶二帥，唯辛苟二帥雜揉一體，可能其中一位也擁有民間雷神造像，正如文中所說苟元帥形象含多元性，亦具有歷史來源，透過對民間搜神類書版本的梳理，可深知此神的形成。

關鍵詞：雷部官將、苟元帥、鄧元帥、民間雷神

* 本文為筆者於 111 學年度上學期，修習臺灣師範大學謝聰輝師「神仙傳記專題研究」之課堂報告，初稿寫作承謝師與高振宏師指導。投稿至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指教；後發表與修改過程，評論人盧星宇學長亦提供了相關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班三年級。

一、前言

本文主要討論道教元帥神中的「苟天君」形象和職能建立與演變，道教在宋代進入第一次道法複合期，宋代時期新興法術大量出現，舉凡天心正法、神霄雷法較屬民間法術一類的道法，均依附於道教形成「道體法用」的行法方式，同時道教也對這些民間法術吸收，以為自己使用。¹

以「神霄雷法」為例，其於北宋形成至南宋大興，該派的壯大與宋徽宗、林靈素兩人有關。林靈素藉由徽宗的寵信，大肆發展神霄派，與此同時也為神霄派的經典進行整理與蒐藏。各道派中均有自身的神靈譜系，神霄派以五雷法為中心並含十雷、三十六雷諸法，這些有關「雷」的法術由「五雷都司」所掌管，並根據信眾的祈求，派由不同官將施展不同的「雷法」。²神靈譜系方面，大致可分為兩種，其一為「雷霆三帥」，其二為「雷部二十四天君」，前者以鄧伯溫、辛漢臣與張元伯為主，後者以雷霆三帥為主要架構再加上其他天君擴充為二十四員。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即把雷部二十四天君作為小說角色，雖然有部分名稱與《道藏》資料不同，但可以推測小說作者應具有一定專業道教知識。³本文研究主角苟元帥即此雷部二十四天君之一。

現今關於苟元帥的研究論文並不多，較多人討論的元帥神多為溫、康、馬、

¹ 此思考脈絡來自於張超然〈自我身分、倫理性格與社會象徵：道與法的根本差異與複合現象〉，文中的辨認方式主要以古典道教儀式與宋代以降的地方新興驅邪儀式傳統進行區別。如：以隋唐時期發展完成的古典章奏與齋教科儀作為「道」教儀式的代表／宋代以降的地方新興驅邪儀式傳統（法），兩者實際上存於一定差異，即道教與地方法術傳統間的根本差異。此外文中在前人研究中對於道士與法師的根本差異為「文」與「武」的分類上，再進一步分類與發展，呈現「道士＝文（文字、經典、必須識字）＝朝廷文官＝朝堂之上奏請出兵協助；法師＝武（口語、無經典、無須識字）＝地方武將＝調兵遣將，深入敵營與之短兵相接」。詳參張超然：〈自我身分、倫理性格與社會象徵：道與法的根本差異與複合現象〉，《華人宗教研究》第8期（2016年12月），頁29-32。

² 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193-194。在書中李遠國指出五雷都司掌管三十六雷所化的三十六神，並詳細說明五雷都司確切位置與內部運作狀況。另外還有「雷霆都司」，根據〈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所載，雷霆都司由北帝專司內部與五雷都司一樣有列官分職，此司專責除早佈雨與慶賞刑罰。文獻記載中的開頭定為「雷霆分司」，應屬五雷都司的下層機構，也載「火師曰：前四司，獨五雷院專權也。雖皆受制，每司各有猛將吏兵，統攝四院，威靈浩博，豈同他部之兵。學真奉法之士，皆請兵於此。條在傳科，亦宜知及」，此單位有部分權責是由五雷院管轄，但每司依然有專屬官將，道士奏請時需標明清楚。

³ 《封神演義》中雷部二十四天君名錄為「鄧忠、辛環、張節、陶榮、龐洪、劉甫、苟章、畢環、秦完、趙江、董全、袁角、李德（萬仙陣亡）、孫良、柏禮、王變、姚賓、張紹、黃庚（萬仙陣亡）、金素、吉立、余慶、閃電神（金光聖母）、助風神（菡芝仙）」；筆者翻閱《道藏》搜尋，發現《道藏》中關於雷部官將系統有好幾套，不同派別有不同名字，苟元帥即是一例，雷霆三帥基本是以鄧伯溫、辛漢臣、張元伯為主。詳參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頁200-201。

趙四帥或是關元帥⁴，細翻《道藏》可知曉苟元帥多數是以苟留吉之名被記載，也有稱苟翌冲者。在民間類書如《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辛興苟元帥》中，苟元帥則是以「姓新名興」出現，被玉帝封為「雷門苟元帥」，執掌翦除邪魔鬼惡的任務，此條記錄可知故事內容雜揉辛、苟二元帥的故事，圖片與手握法器卻與民間雷神有所關聯，間接反映出苟元帥一神的發展背後含有複雜的雷神信仰脈絡。⁵

苟元帥於道經中形象多為「金冠、赤髮、三目、金甲、朱衣、手執金鎚鑽」（圖一），形象較偏向人格化，與類書中的圖片相比（圖二），苟元帥的民間形象較偏向雷神系統，應屬發展期間中較早期形象，尤其是「手執金鎚鑽」此一鮮明元素由雷神至苟元帥毫無變動。因此本文將以苟元帥為出發點，欲探討苟元帥的神性、神職與故事如何確立及其背後邏輯？瞭解苟元帥歷經道教化、人格化後，其神性、神職與形象又有何種改變？並論及苟元帥與其他元帥神的形象比較，思考早出的雷部官將其形象如何被創建，部分元帥神為何又有屬民間雷神的造型等問題。

前人研究中，二階堂善弘專書《元帥神研究》第四章第三小節〈雷部諸天君之姓名〉有稍微考究苟元帥。書中先界定雷部中的天君與元帥有所差異，而七天君中有苟天君，這樣的記載可以間接推測苟天君屬早期雷部神祇。之後以《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辛興苟元帥〉一條進行析論發現此條故事雜揉辛、苟二元帥（圖二），再對比《道法會元》的資料，可發現二者有極大差異。前者是方便民眾認識雷部官將，後者屬內部秘密資料，後期關於雷部官將的故事將以《封神演義》記載為標準。作者認為《搜神大全》內文記載為「姓新名興者，字震宇」，直接把「新」指為「辛」，並認定為辛元帥，以為故事將辛、苟二元帥合而為一。筆者認為此判斷屬其中一種可能性，道經中確實只記辛漢臣一名，無其他字號。此條故事的判斷亦有其他推測，在此提供兩種，其一為刻工的錯誤、其二為故事內容可能屬當時代的民間流傳說法。而作者也比對道經與通俗文學，指出兩者所載的姓名、法器、身形與容貌等均為不同，但卻未進行更細緻的比對，實為一大疏漏。此外作者引用呂宗力說法認定苟元帥一名與《搜神後記》中「苟章」故事有關，此推測只能算是一種可能性，但作者並無詳細說明兩者的結合與演變。⁶

⁴ 關於元帥神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1）酆都系與地祇系官將：高振宏《宋、元、明道教酆岳法研究——道經與通俗文學的綜合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1月），頁1-334。（2）三十六官將系統：高振宏〈余象斗《北遊記》的三十六元天將形象與敘事意義探研——道教視野的詮釋〉，《漢學研究》第38卷第3期（2020年9月），頁167-210。（3）瑜珈法教官將考論：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輔仁宗教研究》第40期（2020年3月），頁72-97。（4）元帥神與民間小說：二階堂善弘《元帥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8月。

⁵ 〔日〕二階堂善弘、劉雄峰譯：《元帥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8月），頁189。

⁶ 〔日〕二階堂善弘、劉雄峰譯：《元帥神研究》，頁185-191。作者發現《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有與〈辛興苟元帥〉相似的例子，即〈田華舉元帥〉，書中兩則故事的記載，與道經記

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一文主要以閩中田野調查所獲得的瑜珈教壇靖抄本再與《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一比較，並利用壇靖中的相關文檢對比《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一⁷所記載的官將，探詢閩中瑜珈教壇與道經記錄的差異。在第三節第一小節作者利用廣玄靖鄭道傳《傳度文檢》中〈牒瑜珈閩山諸將〉的記錄「大黑天神苟、畢大元帥」，此一詞透露瑜珈教所請苟、畢二元帥與密教大黑天神有關聯。作者以探源方式引用密教經典《大黑天神法》、《仁王經》與《一切經音義》中關於大黑天神來源、形象與職能記載，再與天心正法經典《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神霄法經典《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四〈雷部文·自投法〉、《紫微玉音召雷大法·變神咒》與《道法會元》相關記載進行對比，發現密教大黑天神與苟、畢二元帥結合的發展脈絡，此二神的結合起於北宋末天心正法，該法吸收了密教大黑天神形象和職能，至南宋後神霄法進一步與苟、畢二元帥產生聯繫。作者利用相關密教大黑天神經典與道經比對，清楚表示道教中的「大黑天神」是轉化自密教經典的記載。⁸

上述學者對於元帥神的研究多集中於溫、康、馬、趙四帥、十將或三十六帥系統，對苟元帥關注較少，然而苟元帥於儀式中往往有著重要的地位，常是儀式專家主要召請對象之一，是以本文將就明清類書版畫中的苟元帥形象入手，釐清苟元帥如何出現與發展。本文使用的搜神類書共有三本，按現存文本年代分別為《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其中《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二書底稿應是相同，皆記錄苟元帥的出身故事，並有圖像，而根據圖象的辨析，可能二書祖本的作者圖寫苟元帥時，有參考當時民間雷神形象的元素，此一現象可藉由《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的雷神版畫說明。⁹由此我們

錄均有所出入。由於圖版上畢元帥是全然人型化，因此本文不納入討論範圍。關於苟元帥與元帥神的相關論文亦可參酌高振宏博士論文《宋、元、明道教鄂岳法研究——道經與通俗文學的綜合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1月），頁252-281。高振宏：〈余象斗《北遊記》的三十六員天將形象與敘事意義探研——道教視野的詮釋〉，《漢學研究》第38卷第3期（2020年9月），頁167-210。謝世維：〈殺伐與捉斬——宋元時期官將元帥文本所映現之文化變遷及其意義〉，《臺灣宗教研究》第14卷第1期（2015年6月），頁5-38。

⁷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1載：「外此則有香山、雪山二大聖，豬頭、象鼻二大聖，雄威、華光二大聖，與夫那文太子、頂輪聖王，及深沙神、揭諦神以相其法，故有諸金剛力士以為之佐使，所謂將吏，惟有虎伽羅、馬伽羅、牛頭羅、金頭羅四將而已，其他則無也。」

⁸ 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輔仁宗教研究》第40期（2020年3月），頁71-98。

⁹ 出版與現存情形《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此二書較為清楚，按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的提要所記，《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為六卷本，有日本內閣文庫所藏金陵唐氏富春堂明刊本，此本有羅懋登萬曆二十一年序（1593），屬經過整理的本子，《道藏》有收此書但有傳無圖，同一版式有高羅佩舊藏的覆刻本，但羅序有被改置，屬書商營利行為。根據提要所載此書為增補本，方式與西天竺藏版的七卷本頗有不同，然而六卷本所依據祖本為何，羅序並未說明。《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版本狀況較為複雜，葉德輝是據江陰繆小珊舊藏「明刻繪圖本」於宣統元年（1909）加以校訂重刊。此

可推知苟元帥在發展過程中與民間雷神信仰關係密切，現今人形化的苟元帥應屬於道教化後的發展。

以下筆者將先以宋、元道經所載紀錄為主，爬梳苟元帥的神性、神職與故事的記載，再對比民間搜神類書中的苟元帥資料，嘗試理解民間、道教兩邊文獻所載的差異，再探討道教如何賦予苟元帥身分，及其與其他元帥的差異。最後以民間與道教雙方記載的差別，探討部分雷部官將的造型如何形塑與相互影響，以深入了解部分雷部官將於形象上建構問題。

二、淵源之考察：宋代以後道經中所記載苟元帥之身份

透過上節對苟元帥相關文獻與研究的梳理，能大致知曉苟元帥的神性，即與「雷」有關，此節將以道經資料為主，分析苟元帥於道經中的神職、神性，由於道經中的苟元帥資料多與清微派有關，最後會以道經資料探討苟元帥於清微派的作用與地位。苟元帥於道經中有二個名字，其一為苟留吉，其二為苟翌沖，單就文獻資料比對，苟留吉與苟翌沖是屬不同派別不同名字。前者於《道藏》中有較多資料，後者僅有三部道法，關於苟留吉的道經文獻多以清微派為主，神霄派僅有幾部，凡與神霄派有關的經典多有「大黑天神」此稱謂，呈現狀況為不同派別同一名字，按道教史脈絡清微派晚出於神霄派，深受神霄派影響，筆者推測官將部分或許有借用情況，並將神祇安插於自身道法中以方便使用。以下將探悉苟元帥於道教中的神性、神職以及名稱不同形象上有無差異，此節將先探討苟留吉再

書有四知館楊麗泉晚明刊本，現今有一本存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內閣文庫亦藏一明刊本。其中李獻章〈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與天妃娘娘傳為中心來考察媽祖傳說〉一文對葉德輝的重刻本的版本產生質疑，並從天妃娘娘的記事為切入點作分析與其他搜神類書對比。《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一書可確定為嘉慶己卯年（1819）鐫且為一經堂藏版，此書相關資料不多，於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存有一本，網路上的書籍來源便是來自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的電子檔。引自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頁4-5與〔明〕無名氏撰：《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7月，宣統元年（1909）刻，1980年重印本），頁1-2、5-6。李獻章一文收於此書中。《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的瀏覽來源：<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6221> 與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43VbAAAAC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v=onepage&q&f=false>。瀏覽日期：2023/11/29。瀏覽時間：16:45。以下用到此書的引文與註解均來自此來源。另外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中的《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是為六卷本，提要中點出一要點，書中年號常出現「本朝」，表明是明朝的封贈；其中四瀆神，七卷本以聖朝為元，此本也逕改作「本朝」，此書雖是增補本且祖本不明，按照神的性質重作調整與增補，很可能刊刻時刻意抹去有關元朝的字眼。另一佐證為「五聖始末」，《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五聖始末附圖有三眼之人，《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的五聖始末附圖全無三眼之人，很可能後者的附圖較接近五通、五顯神形象，前者可能隱然將馬元帥元素帶入，《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雖祖本不明確，但藉由兩書內容的比較可推知《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的資料與成書早於《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關於馬元帥與五通神的關聯性與本文無關，不加贅述。引自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頁4-5。

探尋苟翌沖。

(一) 以降雨諸魔為要職：苟留吉

苟留吉於道經中的封號多稱為「上清神烈陽雷神君」或「神烈陽雷神君」，此二封號於清微派文獻中較常出現。在清微派資料中，執法者奉請苟留吉多是用於除旱、潤風雨或攝赴雷司進行考治，如收於明代《道法會元》中的〈神捷五雷祈禱檢式〉中〈奏通明天宮〉：

特為本境人民檢照所犯重罪深愆，悉從原赦，蠲消旱劫，調順陰陽。旨差雷霆行令使者張亞、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陰雷神君畢宗遠、地司猛吏殷郊、地祇陰雷主者溫瓊、酆都馘魔元帥關羽，一合下降，部領天、神、龍、水、社諸部雷神（五雷神）、三山木郎大神、四溪四丁大神、當季行雨龍雷主者、紫堂局中天星地煞、近境各處山源溪谷潭湫行雨龍神、所屬城隍祀典、里域社令正神、諸廟英烈神祇、疾速驅龍捲水，閃電興雲，流布天河，灌通斗極，誅鋤旱魃，剪滅妖覓。¹⁰

此書屬清微派文檢書寫範例，從文檢內容可知屬祈雨文書，奉請官將有苟留吉、畢宗遠與地祇、酆都系官將，前面二者實屬一組，會一起召請，而後再奉請地方龍神、山神，此類神明由城隍管理。換句話說，是由張亞、苟畢二帥與地祇、酆都系官將率領地方性的溪神、山神降臨至壇，同時也會通知村社土地與英烈神祇共同除去旱魃、妖孽，使一境一國能降雨潤萬物，也順勢祈求穀物豐收，旱災永絕。由文檢記載知曉，在奏報天宮同時苟、畢二帥與地祇、酆都系官將會一起出現，且所奏所申的天宮都與「水」、「雷」有關，如：申水府扶桑宮、申雷霆五陽宮，因此可知此組官將是屬位階較高，專責除旱降雨。

在攝赴雷司、考治方面，〈清微治顛邪文檢品〉中〈奏至極上紫皇上道心章〉主要是把所抓到的諸魔妖邪帶往雷司進行考治：

賜降先天道炁雷火金光，差委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陰雷神君畢宗遠、九斗陽芒流金火鈴大將劉明、天羅神趙章、地網神律玄、五方天丁力士、十方護法神王，本佩法籙中官將吏兵，疾速分真化炁，奮武揚威，監勒當境所屬城隍主者、土主里社正神、本家司命福神，前詣受害之家，上張天羅，下布地網，周匝禁制，把斷方維，毋致遁逃，嚴加撲捉。為害諸類神鬼魍魎妖精，無分大小親疏，一體牢固拘集，攝赴雷司，依律考治。如是

¹⁰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48，〈神捷五雷祈禱檢式〉，〈奏通明天宮〉，第 36 冊，頁 279。

本家業債冤親，枉亡滯魄，就便依理誠諭和釋，即使起離。務令人鬼區分，妖邪絕滅。家庭清肅，人物安寧。患體頓瘳，壽年永固。上廣好生之德，式弘大道之恩。¹¹

由前引文檢內容可知，苟、畢二帥於此也是一組搭配其他官將，並監勒當境城隍神、里社土地神與家中司命神，驅趕方法為於患家中布下天羅地網將一切妖孽打進，且集體送入雷司考治。但患家的冤親債主除外且採「口頭勸戒」方式，口頭勸離後家中即恢復寧靜，如引文所述「務令人鬼區分」，如此一來患家即會恢復健康家庭一切安寧。

上述已探討出苟留吉的神性、神職，是屬雷部一員並多與布雲雨、誅邪魔有關，透過文檢內容推測知曉於清微派中多將的「苟、畢元帥」視為一組，會共同召請。再從奉請順序可發現，苟畢二元帥在一開始即被召喚，居於領頭地位，由此推測苟元帥於清微派儀式中其地位甚高並常被道士使用。

（二）以雷法伏魔為任務：苟翌沖

苟元帥還有另一稱謂為「苟翌沖」，有關的道法僅為三部，時代均為明初，分別為〈正一忠孝家書白捉五雷大法〉、《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與〈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此三部均收於《道藏》正一部，苟翌沖的職稱為「雷門左伐魔使」，一樣是苟、畢二帥為一組，但畢元帥並非前述之畢宗遠，而是名為畢崱，在《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中明確記錄苟翌沖的職能，如下：

敕雷門左伐魔使苟翌沖，右伐魔使畢崱，部領兵級，立于巽宮，專一掃蕩妖氛，革除魔試。¹²

由此可知，苟、畢二帥是專擅掃蕩妖魔，此外《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中亦載以辛漢臣為首含其他官將一起被執法者召請，專職於壇場的維護不讓任何妖邪進入，如下：

敕雷霆都督青帝天君辛漢臣，紫庭院素梟三神，同雷將會合北極、伏魔法中，風雷水火八大神王、主副官將、天蓬三十六員大將、飛鷹走犬大神、紫庭內外天仙官將、諸葛武侯、鐵印法中八卦九宮大神、十七神王、地祇主將、王杞十大太保、統率三雄七捷將兵騎吏，各各專一，嚴加巡警，匝

¹¹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55，〈清微治顛邪文檢品〉，〈奏至極上紫皇上道心章〉，第 36 冊，頁 328。

¹² [明] 盧中苓：《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第 30 冊，頁 216。

繞經壇。仍仰於壇門之左，建天獄一所。壇門之右，建地獄一所。應是蜚蟒浪鬼，虛耗鈍滯，赤口白舌，雌雄注射，伏屍故氣，遠近亡魂，直符破射，冷廟行病，疫癘之鬼，冤尤咒詛魍魎通，一切違天逆地無道不正之鬼，攝赴吾魁罡之下，受死，無動無作，不得犯吾咒。如有犯吾神咒者，頭破腦裂，碎如微塵。急急如律令。¹³

從文檢可知雷將中應是以辛漢臣為首，且緊接著召請天蓬三十六員大將、地祇系官將，應可推測雷部官將於道教地位中是高於天蓬三十六員大將，而地祇系官將則屬較低階位。此伏魔法還設天獄、地獄各一所，此兩獄是專收遊蕩於人間或違逆正道的魍魎魍魎，文檢亦明確記載這些遊魂如有違逆除受死之外就是形體碎如微塵。

苟留吉與苟翌沖，兩者共同點為均屬雷部官將且形象均無大差異，都具有「紅面、朱衣、朱履、手執金（雷）槌鑽」等共同特徵，但在苟翌沖的形象記載中特別強調「無翅、鬚不尖」，而苟留吉的形象有面貌顏色之差與有無「三目」，兩者記載都屬清微派文獻，¹⁴因此苟留吉於清微派中有兩種形象。苟留吉系統的神性較重視「陽雷」，至於為何需分陰陽雷，或許與清微派的行法操作「內丹外法」有關，所謂「內丹外法」即利用內丹修鍊吸收大自然能量再喚出天空中的雷以行驅魔。《淨明忠孝全書》卷之四載「雷霆者，陰陽二氣耳，卻有善惡二神主之。陽氣為雷，陰氣為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生，霆主殺」，¹⁵便可知曉苟、畢二帥一屬陽另一屬陰。在道教理論中陰陽二氣為道分陰陽，因此左右是一組，官將稱謂有主副、左右與前後，便是由此而來。神職方面強調布雲雨與誅邪崇，於清微派文獻中凡治癩、除蛟虎、驅蝗與禳兵……等，均會奉請苟、畢二帥，可推測執法者遇任何危難均可召請此組元帥神，此外於鍊度儀式中此組元帥神亦會被召請，其作用為協助儀式、法術順利施展，苟、畢二帥在〈上清龍天通明鍊度大法〉還被記載為行持道士所用愛將並強調「用可隨宜」，可見此二神於任何場合都方便召喚使用。

苟翌沖系統中，神性與神職較強調「伐魔」，雖也有布風雨能力，但根據道經記錄，其職能主要還是以誅妖孽為主，祈禱、布風雨能力為附加功能，兩相對照，筆者推測苟元帥應有二套系統，苟留吉系統重視除旱布雨其神性不脫離「雷」，多數記載多與清微派相關，此神於清微派中應具有一定地位且屬必召官將之一。

¹³ [明] 盧中苓：《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第 30 冊，頁 216。

¹⁴ 〈清微神烈秘法〉卷上：「清微主帥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金冠，黑面，三目，赤髮，金甲，朱衣，朱履，手執金鎚鑽。」〈清微元降大法〉：「亦靈陽雷神烈大神苟留吉，金冠，赤髮，紅面，金甲，朱衣，皂履，執金鎚鑽。」另外〈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紅鬚髮，金冠，青面，赤衣，手執斧槌。」

¹⁵ [元]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 4，〈玉真先生語錄外集〉，第 31 冊，頁 589。

另一系統為苟翌沖系統，神性、神職均以「誅魔」為主並強調為「雷門」守衛，除早布雨能力已變為附加，只要上屬為北極伏魔天尊或伏魔上相真君必會召請苟翌沖，因此應可推測只要是有關伏魔的道法應都會奉請此神。

（三）用密教之大黑天神

翻閱道經資料時還可發現苟元帥有另一「大黑天神」的形象，道經中有關「大黑天神—苟元帥」的記載共有六部道法，與神霄派有關僅二部，分別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與《紫微玉音召雷大法》。其中《紫微玉音召雷大法》屬神霄支派西河派。此六部道法中只有三部道法明確記載「大黑天神—苟留吉」，其餘均載「大黑天神—苟元帥」。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已利用閩中田野調查所獲得的瑜珈教壇請抄本探討出「大黑天神」與密教中大黑天神有關，道教神祇轉化自密教神明需有「形象、密咒、法術儀式與法器」等四項元素，只要符合其中二項即證明此神祇確實屬密教轉化或借用而來。謝聰輝一文苟畢二帥是轉化自唐密瑜伽經典中的大黑天，但依其所述的四項元素，僅有形象是明確來自密教，其密咒、法術儀式與法器均無提及，論證結果會較為薄弱。¹⁶而謝文中還有另一重點，其指出「大黑天神」一詞來自於北宋末天心正法，與苟畢二帥的結合則出現於南宋初神霄法經典，「黑天」一詞的義涵與形象演化多與考邪考鬼的法術有關。¹⁷筆者認同此推論，依此脈絡，大黑天神與苟元帥如同一種「複合」，在奉請苟元帥的法術性文獻裡仍可看到「興車倒嶽」或「顛山倒嶽」等相關字詞，「大黑天神苟留吉」亦可見於黑罩咒，這類法術多與考召法有關，這種情況亦見於《太一火犀雷府朱將軍考附大法》與《太上三洞神咒》。立獄由天心法發明，而後也擴及雷法¹⁸，因此便能推知只要稱「大黑天神苟留吉」此一形象出現多與考召、下罩有關，這也反應出大黑天神與苟元帥兩者已複合，苟元帥非單只是雷部將領或與雷法有關，當祂以大黑天神姿態出現時，便屬於考召法的系統。

綜上所述，苟元帥可分為三系統：其一為苟留吉、其二為苟翌沖、其三為大黑天神。前二者屬不同派別不同名字，神性、神職方面苟留吉較強調「陽雷」，陰陽雷來自於道分陰陽的概念，神職方面則重視除早布雨、除祟，且多會苟、畢二帥一起召請，同時此二帥於任何災害的祈禳儀式中均會奉請。苟翌沖於神性、

¹⁶ 瑜珈法教的神譜與相關問題，可詳參謝聰輝：〈三壇五部：閩中瑜珈法教主神神譜的形成與相關問題〉，《華人宗教研究》第 13 期（2019 年 1 月），頁 101-130。

¹⁷ 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頁 82。另外松本浩一：〈宋代考召法的基本構成〉，《華人宗教研究》第 3 期（2014 年 5 月），頁 1-26。

¹⁸ 松本浩一：〈宋代考召法的基本構成〉，頁 15。原文為「殊不知天心雖有斗獄，雷法亦有諸獄，莫非事大體重，却非頃刻可以施行」載於《上清天蓬伏魔大法》。

神職方面則重視雷門守衛與誅邪魔，其職稱多被記載為「雷門左伐魔使」，除旱布雨能力反而屬附加功能，相關道經資料記錄苟翌沖時多是強調其「伏魔」特性。大黑天神形象中的苟元帥是一種天心法與神霄法的複合，此種形象的出現多與立獄、考召較有關聯，掃妖為主要職能，布雲雨較為次要，苟元帥的誅邪魔職能不管是於考召或是隸屬雷部官將均無變化。

從道經資料來看，各道派建構出呈現多樣化的苟元帥：清微派中的苟留吉強調潤澤大地與攝赴雷司考治，也是此派行法常用官將。記載苟翌沖的道法較少，職能則變為著重除魔與雷門守衛，布雨能力則變為附加性質。第三形象「大黑天神」，職能是與除邪崇、倒嶽較有關聯性，要與考召法相搭配，大黑天神苟元帥是一種複合兩種道法所產生的神祇，形象雖有轉化至唐密瑜伽經典中的大黑天，進入道教後遂變為專屬處理重大事件才可召請的官將，不能駐紮於患家中。雖然苟元帥有雷神的特質，但也加入了考召、下單、除崇等道教性的職能。由此來看，〈辛興苟元帥〉強調其專擅「剪幽明中邪魔鬼惡」，則帶有濃厚道教的影響意味，未必就是直承民間雷神的敘述。

三、神明之特質：明清搜神系列著作之苟元帥特徵

本節將利用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以下稱《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的相關記載探究苟元帥的神性、職能與故事建立，分析此神的形成以及相關特徵。¹⁹

現今許多民眾熟知的神仙故事或是神祇的成仙緣由，多數來自《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此書也是傳播力、影響範圍較大的民間搜神類書。其中《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圖三）都記載苟元帥的出身故事，但二書多少有錯簡、用字額誤的問題，以下筆者整理二書內容，呈現較清楚的苟元帥出身故事：

¹⁹ 關於民間搜神類書，筆者蒐集到的有近於元板的《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含有羅懋登萬曆 21 年（1593）序的《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嘉慶己卯年一經堂藏板《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宣統重刻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筆者翻閱四書中關於神仙編輯與放置次序，《新編連相搜神廣記》書中蒐錄神祇最少，往後的民間搜神類書中收錄的神祇開始增多，其中《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有增加一批佛教神明，還有部分元帥神、自然神以及民間興盛的神祇，諸如：天妃、順懿夫人或夫人神……等。到《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後增加許多元帥神，筆者將《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宣統重刻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兩書目錄進行比較發現神祇的編輯次序頗為相像，但同一序列的神會調換順序，至於元帥神兩書都置於王元帥後，關於排序問題仍有待考察。筆者懷疑宣統重刻本可能翻刻《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

古雍判界地有神雷山，至驚蟄時，雷氣發揚，于二月為卯，於令為震，雷門布鼓之神，威氣閃赫，無物不折。至夏、秋，雷藏地中作鷄狀，人于谿岩內，時八月，雍民新（辛）姓名興者，字震宇，母張氏，家貧，賣薪以養母，至勤苦。一日往雷山采薪計，值幽岩中成雞形者五。帥心喜曰：「可為進膳資耳。」竟獲以歸，進之母，母適補綴內衣授之。納于雞稠者四，隨以內衣覆其上，而欲烹其一。神雞作人言曰：「予雷耳，不可啖也，乞有一副之恩。」媪弗允，則雷霹靂而起，母破膽昏跪焉。帥負薪攜酒以入，抱母屍而哭曰：「予何極也？抑至此邪？」乃拭淚目其背有金痕曰：「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撻。劈惡誅邪，惟吾司命。」乃知雷也。蓋泣而訴之昊，曰：「母非惡非邪也，胡不以殛邪而殛母耶？矧宥天下之為惡者，雞名也。」遂並稠之雷雞而搥之，乃雷為內室所掩，竟不能震，第莫為碎耳。英氣沖虛，而電雨風霾交至，欲下擊狀，哀其為母，故而憐之，遂變為道士，進而揖曰：「孝子獨不畏雷而反制雷，吾雷神，懼以傷而母，而母以怨也，余等願惟而所命，以謝厥罪。」因奉十二火丹啖之，帥遂易形，妖其頭，喙其嘴，翼其兩背，左尖右搥，腳踏五鼓，而昇化母屍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為雷門苟元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幽明中邪魔鬼惡。²⁰

故事中的苟元帥是由人成神，名為「新興」，是孝子且以賣柴維生，於幽岩中見到五個成雞形之石，帶回家孝敬母親。神雞向新興之母拜託不要吃牠，新興之母拒絕，瞬間霹靂大作，新興之母被震斃。新興回家便抱母屍痛哭，發現背有金痕上有「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撻。劈惡誅邪，惟吾司命」等字，認知到是上天降雷所致。故事主要突顯新興的孝心感動上天，神雞便是雷神的話，對應非人形中的「鳥形」。就此來說，宋後雷神一神的形象一直與鳥形有密切的連接。²¹

故事中新興之母並無做任何壞事，卻意外生亡，新興將雷雞圍住並降雷，所降之雷受新興內衣所限，被其衣服收服，無法施展與震懾，更談不上震碎任何事物。而後為母親致哀更施展降雷能力，神雞變為道士向新興致歉，並奉上十二火丹。新興吃下後形象變為「妖其頭，喙其嘴，翼其兩背，左尖右搥，腳踏五鼓」，順勢帶著母親屍體昇化，天帝因其孝心而深受感動，便封為「雷門苟元帥」且與

²⁰ 引文底本主要以《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為主。〔晉〕干寶著〔清〕鼓出如林重增：《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嘉慶己卯年（1819）鐫一經堂藏版），頁 21a-21b。

²¹ 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6 月），頁 73-75。

畢元帥一起共事，專門去除妖魔。

然而此故事有諸多記載無法符合邏輯，如：「雞名也」、「母適舖，掇內衣授之……」等，無法用常理進行解釋與推論，整體故事情節在銜接上過度跳躍亦帶有諸多錯簡。筆者推測此一故事可能為因應苟元帥而創作，或在原有的苟元帥傳說上進行鋪衍，實出於類書編纂者之手，而非是宗教團體或儀式專家的書寫。故事中情節與神雞有關，附圖形象也近於鳥形，除與「宋後雷神一神的形象一直與鳥形有密切的連接」外，從神雷山的節後與新興之母背上的銘文，對照《周易·說卦》亦可以解讀故事中的部分內在邏輯，例如：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²²

故事開頭便講述神雷山初春時雷氣發揚，時令二月為卯為震，也提及至夏、秋，雷藏地中作雞狀，對照前引〈說卦〉可知曉，雷的產生使萬物甦醒。又對照傳統的節氣物候觀念，驚蟄時「雷始發聲」，至秋分「雷收聲」，動物於秋後逐漸進入冬眠，即〈說卦〉強調「萬物出乎震」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呼應「新興」表字「震字」，在在顯示苟元帥故事作者在其中呈現的思考脈絡與文化心理結構。

因此在苟元帥的形象創作上，震、巽二卦又代表龍與雞，²³也可能是被作者運用的元素來源，即苟元帥的鳥首、鷹爪。兩本類書的苟元帥圖繪略有不同，但均有為「手執槌鑽、鳥頭人身、雞爪、翅膀」的共同特徵，差異處為翅膀與腳踏鼓，《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圖像「翅膀較大」（圖二）且無腳踏鼓，其圖像中鼓被放置於左上方，右上方則有屋簷的繪飾，苟元帥周圍則有似歛火狀的火焰環繞一身。《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中的苟元帥（圖三），呈現翅膀較小的樣貌與腳踏鼓，此書中的苟元帥為腳踏鼓飄浮於雲中，但面貌上有第三隻眼，圖片上有意淡化鳥形特徵。筆者認為兩圖中的歛火環繞與第三隻眼，均表現出苟元

²²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326-329。

²³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頁329-330。

帥為道教神祇的意涵，只是後者著重於雷神性質與能力，前者則隱含帶有雷門守衛的意味，對比道經敘述兩者均能相對應。²⁴

苟元帥此種鳥頭人身形象或鳥型特徵，並非憑空而出，而是有其淵源，在《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便有相關圖像（圖四），此書祖本雖不明確，但透過提要記載可知其七卷本稱聖朝為元，後逕改為「本朝」，可推知本書成書應比《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早。²⁵《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雷神〉云：

廟在雷州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為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后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為雷種。后為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

《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電震。」²⁶

從故事可知雷神名為陳文玉，出身方式異常怪誕，是從蛋裡生出，出生時天空還發出極大霹靂，因出生時雷聲大作導致鄉民均稱他為「雷種」。死後常顯靈，鄉民便建廟祭拜，在南宋末此神更是聲名遠播，甚至還有廟額稱「顯震」，每當降雨時其廟便會有「電光吼聲」從廟裡傳出。古時雷州即現今雷州半島，由此可推知雷神應屬雷州地方神，故事後面《國史補》的記載應是來自唐朝李肇所編《唐國史補》。²⁷呂宗力認為雷州當地頗重雷神祭祀，根據故事可知此屬雷神人格化的產物。²⁸細察附圖，可明確知曉「雷神」的形象所含元素有「背環七鼓、鷹嘴、肉翅、手持槌鑽」，這也是後世典型的雷神特徵。²⁹非人形雷神於文獻記載中均不一致，上述引文稱其狀如彘，但圖片卻是獸頭且具明顯鳥嘴特徵與人形身體結構。

²⁴ 鄧元帥的主體造型便有「欸火狀」此一元素，部分雷部官將的形象描述亦有「如欸火狀」的記載（苟元帥亦有欸火相描述），此外《清微神烈秘法》卷上有載苟元帥「三目」形象，透過圖片比較，苟元帥一神道教化頗為明顯。

²⁵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頁 5。

²⁶ 〔明〕無名氏撰：《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收於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11 月，金陵唐氏富春堂明刊本，1989 年重印本），頁 73。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五雷神〉所附圖片與《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致相同，兩圖片頭部均為獸狀但身體為人身，筆者推測在當時作者認知中雖能辨別苟元帥與傳統雷神，但苟元帥的形象演變應是脫離不了傳統雷神。此文本在宋明清時期都有不同演變，本文討論僅限故事所提供的線索與特質及所附圖版。

²⁷ 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頁 58。

²⁸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共 2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122 - 123。

²⁹ 〔明〕無名氏撰：《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頁 72。

方冠臻認為鳥形人身的雷神樣貌，是鳥形基因一直深藏於人類心中，很可能來自鳥能於雨中飛行不畏雷擊，此種形象也是人類直觀感覺與思維能力近於同性質的結果，此一形象在宋代後才陸續出現。³⁰若依方冠臻的推論，筆者以為引文記載與圖片不符，可能為雷州當地民眾崇奉出生有異象的陳文玉為神祇，再加上其廟宇於陰雨時會產生雷鳴，因兩種異象而被當地民眾視為雷神，但可能生前無留下畫像或編輯者編纂此書時無相應圖片，便將古有的雷神形象附於書中。隨時間推移，此一形貌被視為是雷神的代表形象，明代成書的《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也繼承相似的圖像，便有與《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一樣的操作方式。

根據上述引文提供線索雷神信仰應南北朝時期便存在，但南朝陳並無天建此一年號，故事可能要告訴讀者唐朝前雷州一地便存有雷神信仰，陳文玉的出生也帶有鳥形元素，自然神中的風伯、雨師其相關記載亦不脫離鳥形元素，在《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對於風伯、雨師的描述，前者為「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³¹後者為「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³²由此可知自然神的誕生敘事多會與上古傳說進行連接，這些敘事中也多與鳥形元素有關，其中方冠臻在其學位論文中亦觀察到這些現象，並推論鳥形具有高度穩定性，有關雷鳥的神話國外也有，將鳥視為雷的具形其關鍵點在於「天空」，雷產生於天空，鳥亦能不畏雷雨於天空中飛行，因此容易被視為在天空操縱雲雨的神靈，同時雷與鳥形的連繫也是人類直觀感覺和思維能力趨同性的結果。上述的飛廉、商羊均與鳥形元素、雲雨能力相關，其中某些鳥類會隨陰雨來臨發生變化，帶有預告降雨的特點，人類便自然將雷與鳥進行連接，進而呈現出雷神鳥的形象與描述。³³透過民間搜神類書的圖片與文字紀錄，亦強化方冠臻對於雷神鳥的論述。

雷神、風伯與雨師在《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此三書中收錄的圖板（圖五），具有明顯人格化／官僚化的特徵，書中附圖多表現為由獸形變為人，以下透過表格呈現：

表 1 神祇差異比較

神祇名稱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	《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差異現象

³⁰ 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頁 73-75。

³¹ [明]無名氏撰：《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頁 75。

³² [明]無名氏撰：《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頁 75。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關於風伯、雨師的敘述，作者有增字，會把神名放於末端。如：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風伯之神也。雨師的記載同理。

³³ 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頁 74-75。

(五) 雷神	背環七鼓、 鷹嘴、肉翅、 手持槌鑽	腳踏鼓、肉 翅、手持旗、 鷹嘴、三眼	獸頭、肉翅、 身穿官服	前二者均是鳥形人身，但 出現「第三隻眼」時，應 是暗示與道教相關，最後 則完全進入官僚化，似乎 在暗示為天庭部將之一。
風伯	鹿頭人身、 身披絹帶、 赤腳	完全人形、 雙手握旗	完全人形、 手握一獸可 放風	抹去獸形，全然進入人 形，人格化／將班化意味 濃厚
雨師	龍頭人身、 身著魚鱗狀 服飾、手持 似笛狀物	完全人形、 一手持小碗 另一手持枝 葉。	完全人形、 一手持小碗 另一手持枝 葉。	龍頭應與龍王降雨有關， 後來抹去獸形全然進入 人形，人格化／將班化意 味濃厚

三書中最為特異的圖板便是(五)雷神，從《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至《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其雷神形象無大形變化，只是變為腳踏鼓、三眼與持旗，但身旁多一位持卷軸的文官，可能隱約表示雷神具賞善罰惡職能，因此身旁須有一位記錄功過的文官，至《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依然繼承此種圖樣，只是雷神已全然官僚化，身著官服，持軸文官變為持笏，且兩人站於一殿中，鼓則被畫於邊處，這種圖像上的變化，呈現出民間雷神有被道教吸收，站於身旁的文官，則暗示雷神職能應產生轉變，兩人一組更具凸顯將班化與官僚化。至於風伯、雨師的形象變化則是全然從獸形進入人格化，從《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至《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電(母)神、風伯與雨師三者為一組，三本民間搜神類書中文字記載與圖片均有出入，但圖片的呈現實際表明部分神祇有將班化的狀態，更明確抹除獸性特徵使之全然人形化，這種原因與中國人不愛祭祀獸形神祇有關，³⁴苟元帥至後期也全然人形化。

將兩本搜神類書中〈辛興苟元帥〉一條進行文字與圖像的對比，《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記載含有濃度較高的小說意味與宗教元素，對比《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故事記錄，前者較偏向由人變獸，後者較偏向由獸變人，〈辛興苟元帥〉的附圖中，並無背環七鼓，但突顯其雙腳為「鷹爪」，這一特徵或許與故事中的神雞有關，這也同時強調了雷神形象中的鳥形元素。細察附圖，《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至《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圖像大致相近，但故事情節卻有大更動，筆者認為此一變化可能是傳統雷神在傳衍過程中受道教影響。道教在建構雷神官將時，可能有道士或法師感應到苟元

³⁴ 此一思考要點來自高振宏教授的提醒，在此特別致謝。

帥，創構了苟元帥一神，但未明其造像與形體，因同屬雷神，便借用了舊有資料或圖片，所以《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三書才會出現相近的圖像。由此或可推測：由元明之際到明清二代，許多道教新出的雷部官將是採用此一策略來建構形象，而此策略深刻影響大眾對於神祇的認知，強化了雷神形象中的鳥形元素，所以在文字敘述上也會參人類似神雞這類鳥形物種，以回應其形象特徵。對於編纂者來說，這也是一種方便法門，他不用一一去求索不同雷神的形象，也能相當程度節省版刻的費用。相對於此，道教雷部經典中，對於苟元帥則逐步跳脫鳥形元素，朝向人格化發展，呈現了兩種不同的路徑。

此外，二階堂善弘在《元帥神研究》中引用呂宗力的看法「苟天君之名，便是源於元代《搜神後記》中所載苟章之故事」。³⁵筆者認為二階堂善弘、呂宗力的說法僅為一種推測但無所依據，呂宗力只是在眾多文獻中找到一則與苟元帥源頭較有關的故事，但故事人物名稱為「章苟」非「苟章」，此一推測有張冠李戴之嫌。此處提及的《搜神後記》雖題陶淵明撰，但從內容來看應是近於《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或《道藏》所收的《搜神記》，屬搜神類書的一種。但翻閱《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並無發現「苟章」一名，而《搜神後記》所載的〈雷公〉條云：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乘小船以歸，飯籬魚鮭置舡中，著菰裏。晚饑取食，而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日晚於菰蘆中伺之，見一大蛇偷其食。苟即以鉞叉之，蛇便走去。苟乘船逐之，至一坂，蛇便入穴。但聞號哭云：「人斫傷某甲。」或云：「當如何？」或云：「符敕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四合，震雷傷苟。苟於是跳梁大罵云：「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我飯，罪當在蛇，反更來霹靂我耶？許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今當以鉞斫汝腹破。」須臾，雲雨輒開，乃更還霹靂向穴中，諸蛇死者數十。³⁶

故事中為章苟的晚餐被大蛇偷吃，章苟拿鉞叉之，大蛇逃跑，章苟乘船追趕，至一土坡，聽聞大蛇哭喊有人傷牠並揚言請雷公殺章苟，隨即雷公即劈殺章苟，章苟向上天喊冤並訴說自身貧窮依然努力耕作，大蛇偷吃自己的晚餐，罪是在蛇不在我，應劈蛇為正確，謾罵雷公無知之外亦向雷公挑戰若敢來一樣以鉞殺之。喊話完後，天空中雲雨隨即消失，雷公使用雷把大蛇及諸蛇劈死。

³⁵ 〔日〕二階堂善弘、劉雄峰譯：《元帥神研究》，頁 189。

³⁶ 舊題〔劉宋〕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5 月），頁 499。

在呂宗力、樂保群合著的《中國民間諸神》中，此故事放於辛元帥中，並認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謂辛興（新興），卻又說被封為雷門苟元帥，則是將辛、苟視為一神也。而雷部辛、畢、苟諸帥都源於干寶《搜神記》中制服雷公的勇士章苟。」³⁷不論呂宗力、樂保群還是二階堂善弘都認為這則故事是雷神故事源頭，但這樣的說法都是將雷神信仰視為一種直線性的發展，而未思考更多元的可能因素。且章苟與辛元帥、苟章在名稱上還是有所不同，這種線型發展的推測仍需更多證據輔證。就此，筆者較傾向「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此一操作方法，如同前述，民眾或道士「感應」到苟元帥，但不知形象也遍尋不著，便參用古時資料，上述〈雷神〉與〈辛興苟元帥〉兩條故事皆是使用民間雷神圖片，雷神形象中含有鳥形元素，故事中便須有與「鳥」有關的人物，如：陳文玉從蛋生出。附圖均有共同元素為「鷹嘴、肉翅、手持槌鑽」，雷部中的張元伯也有類似形象為「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鷹喙，青身，雙肉翅，龍爪，手足紅裙飛仙帶」，³⁸也有類似的「鷹喙、雙肉翅」元素，間接證明前述的「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是可成立。這在當時可能為一種操作方式或策略：道經中多數雷部元帥的早期形象多有鳥形元素，此一形象應是早期雷神的共同特徵，隨著道教的發展建構，則更趨於人形、淡化鳥形元素的特徵。

四、 信仰之意涵：苟元帥定型歷程表現的信仰模式

上述分析苟元帥故事形成時，發現民間所載苟元帥故事具有民間雷神形象，即有「鷹嘴、肉翅、手持槌鑽」此種鳥形因子，但道教化後苟元帥變為人形，相對於此，道教中最著名的雷神為鄧、辛、張三帥，其中鄧元帥仍保有強烈的民間雷神形象（圖六）。因此本節進一步以圖像對比方式，探討道教如何運用民間資料塑造鄧、苟二帥的形象和神性。鄧元帥於道經中所載如下：

昔雷霆鄧元帥，於玉筍山修行五十二年，奏呈玉帝，陳說承天開化，扶教度人，發大誓願，滅天下不忠不孝之人，及斷鬼魔侵害人物，一勿為禍妖邪，救生度死。忽功行圓滿，蒙上帝詔命，召赴陛前，賜金丹一粒吞服，變成鳳鸞形翼，仍封為欵火律令大神，以金鎚鑿各一付之。身長一丈，赤髮藍身，手足皆為鳳爪，受令行事，斷天下不忠不孝之人、鬼祟之魅、一切害民之類。³⁹

³⁷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共 2 冊），頁 128。

³⁸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98，〈九天碧潭雷禱雨大法〉，第 37 冊，頁 21。

³⁹ 不詳作者：《太上說朝天謝雷真經》，第 31 冊，頁 331 - 332。

此記載來自於《太上說朝天謝雷真經》，應為宋元道士所作。從記載中可知其神職主要以「除邪祟」為主，道經中特別強調「上帝賜金丹一粒與其吞服，變成鳳鶩形翼」，此情節類近〈辛興苟元帥〉，筆者推測此種形象的形呈如上述討論，道教中人感應到鄧元帥後，便援引古時資料，呈現含有鳥形元素的雷神形象，其後更隨著雷部建立而擴大傳播此種造型，⁴⁰但雷部二十四天君形成便逐一人格化，有關妖異或獸類特徵逐一抹除，根據引文可知鄧元帥形象為「鳳鶩形翼、赤髮藍身、手足皆為鳳爪、執金鎚鑿」將此一形象再與〈辛興苟元帥〉所附圖片對比，除「赤髮藍身」與「手為鳳爪」兩點差異外，其他元素皆符合，也間接證明此種民間雷神形象於道教中會相互挪用。其中《中國民間諸神》一書中有一推斷「宋代民間傳說中的雷神，常常有數名同時出現，而且已有雷部的稱謂」，⁴¹換句話說民間雷神的大量出現，苦尋不著形象，宋後又冒出含鳥形元素的民間雷神形象，感應到的道士或民眾便直接引用。

鄧元帥在民間中並無相關記載，多數記載存於《道藏》文獻中，其中〈大洞飛捷五雷大法〉、《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四與〈太乙真雷霹靂大法〉中關於鄧元帥形象記載均有「鳳鶩、肉翅、執槌鑽」此三樣共同元素，腳趾特徵有載龍爪或雞足，兩者形狀相似。鄧元帥所含的民間雷神形象應與宋代民間雷神大量出現及鳥形元素的民間雷神形象大肆顯現有關係，才會由宋元至明代相關形象記載依然毫無大變動。除鄧元帥之外，〈雷霆飛捷使者大法〉與〈九天碧潭雷禱兩大法〉有形似鄧元帥樣貌的雷部官將為張珏（圖七），張珏可能為張元伯的本名，形貌載為「通天冠，紅袍，肉翅，腳如鷹爪，形如鄧天君狀，手執雷斧，無龍」⁴²或「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鷹喙，青身，雙肉翅，龍爪，手足紅裙飛仙帶」⁴³。另外陶元帥（陶勝）也具有近似鄧元帥形象的描寫（圖七），被記為「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鶴喙，青身，四翅，龍爪，手足左握雷局，右仗劍，紅裙仙帶」⁴⁴或「青面青身，皂袍紅裙仙帶，雙執雷槌，作奮力揮打之勢，火焰從之。已上三神，俱鷹鶩龍爪手足」，⁴⁵有時又被記為「如歛火狀」，此種形象是鄧元帥的主

⁴⁰ 鳥形雷神形象，可能與「大鵬鳥吃女魃」有關，漢代有此種作品，女魃與乾旱有關，相對應大鵬鳥可代表與布雲雨相關，此一形象或概念應藏於人們心中許久，進而導致道士感應鄧元帥時所引用的古時資料含有鳥形基因，也造就早期部分雷部官將擁有此種形象。詳參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頁 72 - 73 與鍾宗憲：〈中國雷神形象〉，《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7 期（1997 年 6 月），頁 343。

⁴¹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共 2 冊），頁 126。

⁴²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95，〈雷霆飛捷使者大法〉，第 37 冊，頁 1。

⁴³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98，〈九天碧潭雷禱兩大法〉，第 37 冊，頁 21。

⁴⁴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98，〈九天碧潭雷禱兩大法〉，第 37 冊，頁 21。

⁴⁵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卷 197，〈九清太皇府天醫八卦洞神五雷大法〉，第 38 冊，頁 122。此法甚為特殊是唯一記載龐靈、劉通、陶公濟擁有「鷹嘴龍爪手足」的記錄，筆者將龐靈、劉通放入《道藏》中搜查，並無找到有關鳥形因子或民間雷神形象的記載，多與考勘、押崇入獄有關。

體造型。此三種形象與鄧元帥類似均與民間雷神造型相仿，將民間雷神與鄧、張、陶三帥做形象比較可歸納出共同元素有「鷹嘴（鳳觜、鶴喙）、肉翅（添翅、四翅）、龍爪（鷹爪）」，換句話說，早期的雷部官將形象多於雷神相近，但隨著道教雷部不斷的擴張增衍，不斷有新的雷部官將出現，因此道士便直接參用舊時資料，而出現了這些相近的雷神形象。只是較晚出的荀元帥則更趨於人格化、鳥形特徵被刻意淡化，只剩「手持金槌鑽」的元素。

雷部官將中，鄧辛張三位居前，隨後有其他元帥進入，雷部才逐漸成形，依此排序，鄧元帥應較早出現，筆者發現《道藏》文獻資料只有鄧、張、陶三帥含有民間雷神的形象，其中張元帥的民間雷神形象屬另外的造像，形象不固定，唯有鄧元帥的造像較固定不變，雷部官將中含民間雷神形象與來源，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 2 元帥形象整理

元帥名	所屬形象	形象特徵	記載來源
鄧元帥 (鄧伯溫)	① 鳳鶩形翼、赤髮藍身，手足皆為鳳爪。 ② 青面，鳳觜，銀牙，朱髮，藍身，長百丈，右手雷鎚，左手雷鑽，生兩肉翅，眼放光，足龍爪，飛行三界，吞啗鬼神。 ③ 謹請救火大神鄧伯溫，東南炁，吹壇前，掐雷訣。其神，目中迸火，身上生火，肉翅。左手持火鑽，右手持大斧，腳似雞足。擒捉山魘惡鬼。 ④ 雷霆主帥救火律令大神鄧伯溫，銀牙鳳觜，鷹角肉翅，執槌鏗。	① 鳳觜、鳳爪或雞足 ② 執鎚鑽(槌鏗或鑽斧) ③ 肉翅(鳳鶩形翼)	《太上說朝天謝雷真經》、《大河飛捷五雷大法》、《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之四》、《太乙真雷霹靂大法》
張元帥 (張珏，字元伯)	① 其形鳳觜環眼，朱髮，肉角，翅身赤色，褊身金書天篆文，足如龍爪，頭戴天丁冠，身著紅裙曳綠風	① 鳳觜(鷹喙) ② 翅身(兩翅、雙肉翅) ③ 足如龍爪、	《先天雷晶隱書》、《雷霆三要一炁火

	<p>帶，左手持天皇令，右手執敕召雷神皂旗，跨井木訐。</p> <p>② 歛火相，三目兩翅，青身赤體，左手執召雷旗，右手執斧，腰帶碧玉牌，一面金字。</p> <p>③ 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鷹喙，青身，雙肉翅，龍爪，手足紅裙飛仙帶。</p>	<p>歛火相，應指形象接近鄧元帥。</p>	<p>雷使者法〉〈九天碧潭雷禱雨大法〉</p>
<p>陶元帥 (陶勝，字公濟)</p>	<p>① 肉角，紅髮青面，雙目，鶴喙，青身，四翅，龍爪，手足左握雷局，右仗劍，紅裙仙帶。</p> <p>② 雷局打開天門，見帥如歛火狀，乘青紅雲。急運自己寶字金光接之，吸下壇前，剔咒： 天黑阿喇囉摩耶地白殺陀伽竭梵。／未動，次用陶元帥符形，同前使者符形一般書，即添兩翅，腳下添五火及符。祕咒召之，無有不應驗矣。</p> <p>③ 主壇陶公濟。青面青身，皂袍紅裙仙帶，雙執雷槌，作奮力揮打之勢，火焰從之。已上三神，俱鷹觜龍爪手足。</p>	<p>① 鶴喙（鷹觜） ② 四翅（添翅） ③ 龍爪 ④ 歛火狀，應指形象接近鄧元帥</p>	<p>〈九天碧潭雷禱雨大法〉〈雷霆歛火張使者祕法〉〈九清太皇府天醫八卦洞神五雷大法〉</p>

從上表來看，可知雷霆三帥中唯鄧張二帥均有民間雷神的形象，陶元帥的民間雷神造型很可能是轉用於鄧元帥，辛苟二帥於文獻中屬人形化，並無民間雷神形象特徵，其中明代搜神類書《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辛興荀元帥〉此條故事透漏部分端倪，鄧張二帥有民間雷神造型，照理辛元帥也要有，因為此三尊應是

雷部早出官將，形象上應會相互使用或三者都應會有民間雷神的造像。透過上述的爬梳與整理，二階堂善弘與呂宗力的推論實屬正確，「辛、苟二元帥雜為一體」，筆者推測有一種可能：辛、苟二帥其中一位擁有民間雷神形象或二者都有，民眾無法辨別便混為一體，所附圖片來由即上述討論的模式，道士獲得感應，無法得知形象只好援用古典資料。雷部諸神形成於宋朝，含鳥形元素的雷神形象也是宋後大量浮現，成為大眾普遍認知的雷神形象，⁴⁶造就〈辛興苟元帥〉此一記載出現。民間雷神形象都具鳥形基因，早出的雷部官將均選用此一造型，可能與元帥神具備「武神」性質有關，道經中的元帥神都具除祟與護壇職能，屬民間記錄〈辛興苟元帥〉故事也著重諸邪祟此職能。鍾宗憲的推論可提供部分依據，近代河南發現「大鵬鳥吃女魃」漢畫（圖八），依相對性來看，女魃表旱，大鵬鳥自可表雲雨，即雲雨破除旱象，作者認為漢畫中佛教故事頗多，大鵬鳥吃女魃與金翅鳥吃毒龍的意象相近，兩者應有關聯性。作者表示若解讀沒錯，此幅圖提供中國雷神轉為鳥形的重要依據。⁴⁷現今暫無法得知中國歷史上的金翅鳥信仰影響道教的程度（圖九），但已知的是道教有一特色，會轉化佛、密教中的神祇以為自己使用⁴⁸，道教中人很可能認同金翅鳥的戰神性質，再加上兩圖意象相似為中國雷神提供形象上轉化，形成屬本土的雷神造型（即民間雷神形象），道士便大量使用此圖為早出雷部官將或所感應神祇，進行定相，前者屬出土文獻後者屬一種推測，兩者均須更多文獻資料證明其傳播力與影響力，但兩種說法均能聊備一說。同理可證，此種模式非只用於苟元帥，雷部的定型使諸官將造型全然進入人型化，道經中鄧張陶三帥也有此種造像，可知此模式於其他雷部官將中也通用，便能知曉雷部成立與諸將形成是緩慢成型，除上述影響之外宋代法術為賦予雷神形象與意義，會調動法器且形象上會抹去獸化，在傳統上中國人不愛祭祀具「獸形」的神祇，大眾的普遍認知加上宋代法術影響進而影響民間，形成「民間—道教—明清的雷神形象」與「道教—民間」，交錯影響下即現今於宮廟或壇場掛軸上的樣貌。

另外呂宗力、二階堂善弘均認為雷神的發展是屬於直線式發展，前者更直指雷部中辛、畢、苟諸帥都源於題名劉宋陶潛撰的《搜神後記》中〈雷公〉故事，⁴⁹筆者透過翻閱宋元道經資料發現，多數雷神形象描述均為人型化，含有民間雷神形象的官將並不多，形成一個斷裂面或是不連續關係，筆者也察覺部份雷部官將會由民間雷神形象演變為人型化，但非集體演變而是各自慢慢演化，此種變化的造成很可能是道教中人的刻意作為。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

⁴⁶ 此種含鳥形元素的雷神形象在地域上以南方為主，方冠臻碩士論文並無著重此一要點。

⁴⁷ 鍾宗憲：〈中國雷神形象〉，頁 342-343。

⁴⁸ 經典範例為道教馬元帥與穢跡金剛，兩神形象與密咒均雷同，改動部分不多。詳參謝世維：〈密法、道術與童子：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1-36。

⁴⁹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共 2 冊），頁 128。

陸畫》一書中筆者發現明代畫作會有意區分自然神（風、雷、雨、電）與雷部官將，其畫作中的雷神非鳥形，⁵⁰但多數雷部官將形象均為人形化，唯少數元帥神會被畫為鳥形特徵，這種呈現可與明代搜神類書對應，可確知的是雷神與雷部官將的區分明代已成形。（圖十）實際上，《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辛興苟元帥〉的故事與附圖已暗示此神漸被道教吸收，在文字敘述上新（辛）興擁有「控雷不畏雷」的異能，這應是民間對此神的看法並偏向於雷神性質，此種操作如同《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雷神〉一條，著重其異象／能描述，但附圖的第三隻眼與位於邊處的屋簷繪飾，均一再強調苟元帥的道教性質，也能與故事末尾「剪幽明中邪魔鬼惡」對應，道教方面則針對其雷神性質進行擴大與改造將其塑為雷部官將之一，神性、神職著重於除祟與守衛天庭。換句話說，民間搜神類書對苟元帥的記載與附圖均隱約暗指此神被道教收編。至此可知，「感應—借用古典資料」也成為雷部與諸官將組成的一大模式，道士透過此種模式的操作，方便為所感應的神祇固定形象與神性、神職。

五、結語

經過《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文字與圖像的比對，可以發現前者記錄偏向於民間雷神且應屬雷州地方神，後二書的文字記錄較具小說與宗教意味，關鍵在於吞下火丹變為擁有民間雷神的造型。比對圖像的話三書整體附圖較無差別，但後二書有把像雞爪的腳呈現出來，且道教化意味濃厚。由此可知，三書的文字記載均有提到與鳥有關的元素，如：神雞、從卵霹靂而開。苟元帥屬於道教的新出官將，道教獲得感應之人，在未有定型圖像的情況下，便可能使用舊有資料，致使由元至明、清二代民間記載的圖片未有大更動但有部分差異，道教雷部發展完成後元帥神才全然進入人格化，但鄧元帥形象未大更動仍保留民間雷神造型，應與此神最為早出有關。

道教化後苟元帥可分為三形象：其一為苟留吉，神性、神職方面著重於除旱布雨與誅邪除魔，此一系統深受清微派重視，苟留吉於清微派儀式中屬必召官將，地位甚高且行法時道士擅請此組官將。其二為苟翌沖，神性、神職方面強調雷門守衛與伐魔，除旱布雨職能則偏向附加屬性。就文獻資料比較苟留吉與苟翌沖是屬不同派別不同名字，兩神均為雷部官將，為苟翌沖形象強調「無翅、觜不尖」，明顯要與民間雷神做區別。其三為大黑天神，此系統除與密教大黑天神有關外，

⁵⁰ 李信軍主編、北京白雲觀管理委員會：《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9月），頁72-73。

也是大黑天神與苟元帥兩神的「複合」，因「大黑天神」一詞來自於北宋末天心正法經典，與苟畢二帥的結合是出現於南宋初神霄法經典，大黑天神苟留吉常於黑罩咒中被載，便推知此一形象多與考召、下罩有關，此形象出現時較與考召法有關聯性。

民間搜神類書中對於苟元帥的故事記錄實為「有意的創作」，在文字敘述上與〈說卦〉有關聯性，「雷風相薄」更是一要點，其中震、巽二卦所對應事物亦可與附圖相對應。苟元帥故事應是古人參考《周易·說卦》而創，創作過程中亦符合其內在邏輯。其中《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與《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中苟元帥附圖大致相同，但透過圖像比較發現差異處，如：三眼、翅膀變小、多出屋簷繪飾等均隱約強調此神已逐漸進入道教化。在民間搜神類書中的自然神，風伯、雨師的文字記錄均會牽涉到有關鳥的上古傳說，如：神禽、神鳥等相關字眼，其中（五）雷神的附圖穿著官服，全然官僚化，風伯、雨師與雷神於《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二書中的附圖更是完全人形化，唯有（五）雷神還帶有鳥形元素。

二階堂善弘、呂宗力均認為苟元帥之名來自於元代《搜神後記》中苟章的故事，《搜神後記》屬民間視角的道教類書，但筆者翻閱時並無發現有關「苟章」此一姓名，反而掛名南朝宋陶潛所著但應成書於元明之際的《搜神後記》有載「章苟」一名，筆者推測章苟與雷神的關聯，是肇因於章苟能制服雷公，而後被穿鑿附會或傳抄時有誤。由此上述討論可知苟元帥形象複雜，但可用「感應—借用古典資料」解讀，民眾或道士獲得神祇感應，不知具體形象，便直接援用古典資料為其定相，如：鄧張陶三帥，張元帥的其他法相與陶元帥也具有民間雷神造型，此一方法的便利性與隨時間堆積，便自然而然形成一種道教造構神祇形象的套路。雷霆三帥（鄧辛張）應是雷部中的早出官將，筆者以圖象對比方式進行鄧張二帥的形象對照，發現二帥均有「鳳觜（鷹嘴）、肉翅」的元素，按理鄧帥應屬雷部官將中最早出的一位，形象卻是含有鳥形元素的雷神造型，道經中的出生記載也有「吞丹變鳳鶩形翼」一事。苟元帥於道經中均屬人格化記載，民間記錄卻是有鳥形元素的民間雷神造型也有近似「吞丹變身」情節，間接推證，「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此一模式在雷部形成時或大量感應雷神期間，此模式是道士們常用操作方式，直至雷部成形後官將才完全進入人格化，民間元素頂多只留一項，鄧帥因屬最早出導致由宋代至明代的相關形象記載無大變動。

〈辛興苟元帥〉此條故事剛好應證辛苟二帥有相雜一體的情形，鄧辛張是雷部中較早出官將，理應三者都應有民間雷神造型，但現今辛苟二帥只存人形化記載卻無此種造型。一樣使用「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模式塑像，三者形象便可相互挪用，鄧張陶三帥屬明顯範例。同時雷部諸將形成於宋朝與含鳥形元素雷神形

象也是宋後大量出現，相互交錯，造成此模式頻繁使用，也促使〈辛興苟元帥〉此一記錄出現。苟元帥的形象是多元且變動，形象上都有歷史來源，雖然民間、道經記載、形象上有出入，但共同點為均向道教化靠攏。大眾認知與宋代法術影響不容忽略，兩者交錯再影響民間，構成複雜的錯綜脈絡，今日的雷部官將形象便由此而來。其中鍾宗憲對於近代河南漢畫的解讀與金翅鳥及民間雷神兩者關係的推論，可以為前述討論的「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此模式加強論證，佛教中金翅鳥具武神性質，雷部官將均有此特色，道教、民間對於部分雷部官將的記載也含有民間雷神形象，或許金翅鳥的出現為中國雷神提供一種形象上的轉變，其中道教的特色，吸收佛、密教神祇轉化為自己使用，此點不可忽略，雖無法判定金翅鳥有無影響道教，但金翅鳥尚武特質不容否認，或許道教中人也首肯再加上形體相似，形成一種屬「形相」上的聯想，促使具鳥形因子的雷神造型形成。由於目前未明其影響與傳播範圍，僅推測可能有限度地強化了「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模式的論述。道士獲得感應一再使用「感應—借用古典資料」模式為雷部官將定相及塑神，神性、神職一併也透過此方式造構，隨時間積累即呈現現今所見繁雜記載與狀況。

徵引書目

(一) 專著

- 〔元〕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收入《中華道藏》，第 31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明〕無名氏：《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收於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11 月，金陵唐氏富春堂明刊本，1989 年重印本。
- 〔明〕無名氏：《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0 年 7 月，宣統元年（1909）刻，1980 年重印本。
- 〔明〕盧中苓：《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收入《中華道藏》，第 30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晉〕干寶著〔清〕鼓出如林重增：《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嘉慶己卯年（1819）鐫一經堂藏版。
-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 舊題〔劉宋〕陶潛：《新輯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5 月。
-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11 月。
- 不詳作者：《太上說朝天謝雷真經》，收入《中華道藏》，第 31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不詳作者：《道法會元》，收入《中華道藏》，第 36-38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共 2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 月。
- 李信軍主編、北京白雲觀管理委員會：《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 9 月。
- 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7 月。
- 李鐵：《漢畫文學故事集》（中），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 11 月。
- 胡孚琛：《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
- 韓書力：《西藏藝術集粹》，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 7 月。
- 〔日〕二階堂善弘撰，劉雄峰譯：《元帥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4 年 8 月。
- 〔英〕羅伯特·比爾繪、向紅笳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臺北：時報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9月。

（二）期刊論文

- 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3期，2017年9月，頁1-140。
- 李志鴻：〈雷法與雷神崇拜〉，《中國道教》第3期，2004年，頁32-36。
- 松本浩一：〈宋代考召法的基本構成〉，《華人宗教研究》第3期，2014年5月，頁1-26。
- 高振宏：〈余象斗《北遊記》的三十六元天將形象與敘事意義探研—道教視野的詮釋〉，《漢學研究》第38卷第3期，2020年9月，頁167-210。
- 張超然：〈自我身分、倫理性格與社會象徵：道與法的根本差異與複合現象〉，《華人宗教研究》第8期，2016年12月，頁33-64。
- 詹鎮鵬：〈祈雨召神顯靈驗—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故宮文物季刊》第429期，2018年12月，頁16-29。
- 謝世維：〈密法、道術與童子：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國文學報》第51期，2012年6月，頁1-36。
- 謝世維：〈殺伐與捉斬—宋元時期官將元帥文本所映現之文化變遷及其意義〉，《臺灣宗教研究》第14卷第1期，2015年6月，頁5-38。
- 謝聰輝：〈閩中瑜珈法教官將的來源與特質考論〉，《輔仁宗教研究》第40期，2020年3月，頁167-210。
- 鍾宗憲：〈中國雷神形象〉，《輔大中研所學刊》第7期，1997年6月，頁335-359。

（三）學位論文

- 方冠臻：《雷與雷神神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6月。
- 高振宏：《宋、元、明道教酆岳法研究——道經與通俗文學的綜合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1月。

（四）網路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來源：<https://ctext.org/zh>。

附圖



圖一

道教化後的苟元帥。此圖取自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第六章「附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200。



圖二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中的辛興苟元帥，形象較偏向民間雷神。左上與右上分別有鼓和屋簷繪飾，身上有似歛火環繞。取自明代無名氏撰：《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7月，宣統元年（1909）刻，1980年重印本，頁229。



圖三

《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中的辛興苟元帥，形象一樣較偏向民間雷神。額上有第三隻眼，腳踏鼓，翅膀較小，穿梭於雲中。取自〔晉〕干寶手著〔清〕鼓出如林重增：《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嘉慶己卯年（1819）鐫一經堂藏版，頁 41a。



圖四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中的雷神，圖版與辛興苟元帥相像。取自明代無名氏撰：《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收於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金陵唐氏富春堂明刊本，1989年重印本，頁 72。



圖五

由上至下，依序為《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與《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三書中的(五)雷神與風伯、雨師。第一組圖取自《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收於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金陵唐氏富春堂明刊本，1989年重印本，頁72、74。第二組圖取自〔晉〕干寶著〔清〕鼓出如林重增：《繡像大全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記》，嘉慶己卯年(1819)鐫一經堂藏版，頁60a—60b。第三組圖取自明代無名氏撰：《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7月，宣統元年(1909)刻，1980年重印本，頁333、335。





圖六

此三圖均為道教化後的鄧元帥，後二張的鄧元帥位於左一。取自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第六章「附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198。第二張圖為甲本中的雷部官將，是局部《道藏》明印本扉畫、第三張圖為乙本中的雷部官將，是局部《道藏》清印本扉畫，兩圖的左一手持鎚鑿者均為鄧元帥，甲本藏於青島市博物館，乙本藏於上海圖書館，根據尹翠琪的論述甲本扉畫主要見於《道藏》正統刊印本和萬曆二十六年（1598）印本，乙本扉畫以南陽市圖書館藏「大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十八日重修」《道藏》收入的年代最早。傳世的《道藏》扉畫指有一種構圖，但有兩種版本傳世，即傳世的明印本（甲本）與清印本（乙本），此外藏有乙本扉畫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原藏於北京白雲觀）、上海圖書館（原藏於上海白雲觀）、山西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底下此二圖與相關論述引自於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3期，2017年9月，頁2、6-7、9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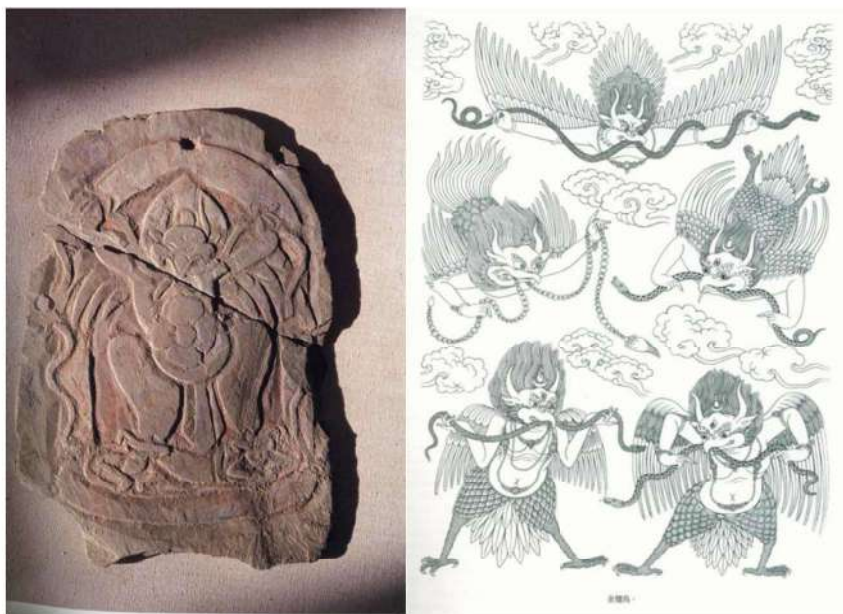
圖七

由左至右為道教化後的張元帥（元伯）、辛元帥（漢臣）、鄧元帥（伯溫）、陶元帥（公濟），除辛元帥外其餘三者都具有鳥形因子（民間雷神形象）。筆者認為按《道藏》中的記載，最左一位應是陶元帥因符合「右仗劍」的記錄，最右邊一位應張元帥因符合「左手持天皇令，右手執敕召雷神皂旗」的記錄。取自詹鎮鵬：〈祈雨召神顯靈驗—傳宋李公麟〈為霖圖〉的道法意涵〉，《故宮文物季刊》第 429 期，2018 年 12 月，頁 23。原圖來自李信軍主編：《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出版社，2011，頁 79、81。



圖八

河南南陽畫像石—大鵬鳥吃女魃。取自李鐵：《漢畫文學故事集》（中），神話篇，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76。



圖九

左圖為石雕金翅鳥。取自韓書力：《西藏藝術集粹》，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7月，頁41。右圖為藏傳佛教中的金翅鳥圖。取自英國羅伯特·比爾繪圖、向紅笳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第六章動物和神話動物篇「附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9月，頁102。





圖十

此四張圖，按時代順序最左邊為明代，其餘三張均為清代。從《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中可知曉明代的道教圖像會區分自然神與雷部官將，但雷部官將的形象一樣帶有鳥型因子。至清代後雷部天將的形象多為人格樣貌，僅剩少部分還存有「民間雷神」形象，最為明顯帶有「民間雷神」模樣的元帥神依舊為鄧元帥。四圖取自李信軍主編、北京白雲觀管理委員會：《水陸神全—北京白雲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9月，頁72-73、75、82、84。